

公共图书馆的转型与定位的探索

黄俊贵

—

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公共性、公益性)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人们所共识的,但它的贯彻、执行还必须根据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顺应时代潮流,明确自身的定位。当前的专业刊物中可见从某一方面研究图书馆的转型或定位的文章,特别关于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转型或定位,这些当属图书馆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全局,影响未来,讨论尚待深入,需综观全局,努力探索。

所谓图书馆的“转型”指图书馆办馆模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于图书馆的服务理念更新,以及服务方式、管理方法、工作手段等方面的改变。任何事业的转型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图书馆正是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技术发展而进步的。自 20 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界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及新图书馆运动的推动下,从自我封闭、以藏为主的封建藏书楼转变为向社会公众服务;第二次,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图书馆从单一的借阅服务格局向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过渡。现在人们一般讨论“转型”多指以书刊借阅服务为主,转变为以信息服务为主。现阶段我们正经历着第二次转型。鉴于当今工业社会正逐步进

入知识经济社会，社会各方面将发生全面的、深刻的变化，人们有许多祈盼和憧憬，而由于技术发展快，实难免雾里观花，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过于自信。但出于对事业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又必须掌握当前图书馆的发展态势，并努力找准自身的定位。笔者认为，图书馆转型与定位是由于图书馆界不可避免地接受来自社会两个方面的制约和冲击 其一是市场经济 其二是信息技术 两者互为作用，形成对传统图书馆的巨大震动。正确地分析并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才能确保图书馆事业在 21 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在神州大地日益活跃，致使长期封闭、贫困的图书馆与市场行业相比相形见绌 许多从业同人试图冲出图书馆的“藩篱”各地涌现了一股认为图书馆必须全盘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潮。诸如“图书馆工作是一门产业 应该实行有偿服务 由事业单位转为生产单位”、“图书馆也应属于经济实体”、“图书馆改革的任务就是加速图书馆产业化”、“使图书情报商品化”等等。绝不可低估这些改革理念的影响力。有的图书馆率先以改革传统管理机制为由，正全面实行图书馆的产业化，在业务部门根据各自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创收能力，确定分配比例，员工的经济收入由部分自理到全部自理。实际上，这一改革举措已将图书馆业务推向市场。尽管这种举措遭到社会非议 但其“好处”却让图书馆人垂慕 致使这一“示范作用”逐步在一些地区蔓延开了。

图书馆改革的首要任务应该解决自身的科学定位，而不是改变自身的性质与职能。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性质、职能及其人文精神不容改变，这是社会法则、职能分工使然。回顾国内外图书馆发展历史 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从未有人提出改变图

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难道当今社会不需要社会分工，图书馆可以不姓“图”而改为姓“市”了？必须明确图书馆的定位与社会制度无直接联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办借书证不收费，不收押金，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只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更“公共”，更“公益”方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绝不可以让图书馆成为经济实体。图书馆的定位与经济体制亦不相关。现阶段图书馆的“贫困”不是计划经济所造成。生产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钱赚得越多就算是越有本事，或千方百计扭亏为盈。图书馆则不能照搬，只有依靠政府加大投入或社会赞助，主要是获取社会效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时代的图书馆都不能将藏书作为商品，将图书馆工作推向市场，把图书馆办成经济实体。图书具有使用价值，在书店属于商品，通过等价交换，使购书者获得所有权。而图书馆的藏书已由国家采购，目的在于履行自身的职能，绝对不能当作书店出售的商品，因为读者对藏书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以图书馆“贫困”难以为计为由而“逼良为娼”的观点是错误的。除非改行易业，不再办图书馆，否则它将长期相对贫困于许多经济企业部门，这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图书馆法都没有明文规定图书馆可以全面开展经营活动或全面开展信息产业，更没有哪一个国际组织提倡将图书馆作为经济实体。我们口口声声“要走向世界 与国际接轨”当放眼世界 学习先进之时，就必须认真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有人认为，图书馆既然属于第三产业，就应该按企业经营，通过商品化的创收服务 强化“造血功能”自我发展 全面实行产业化。其实，把社会产业三分法并未完全取得共识，有的学者亦提出第四、第五产业说。就“第三产业”而论 其内涵实指服务性质。它们并不都是经济部门 诸如 金融、保险、商业、饮食业、交通、邮电、地质勘探、国家机关、军队、警察、法院、科学、文化、教育等等 其中包括企业与事业部门，显然它们的性质不同，职能各异、价值取向有

别 就其服务性质 正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的一样：“服务有两类，一类叫公益性服务，一类叫商品性服务。”图书馆无疑属于公益性服务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

有人认为，图书馆工作者的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进行信息开发的有偿服务好处很多，有利于提高图书馆服务的针对性和主动性，克服图书馆工作与用户需求脱节现象；有利于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促进图书馆主动提高服务质量；有利于客观评价服务质量与效益，提高社会的图书馆意识。难道无偿服务就没有针对性、主动性，就不能提高服务质量？以有偿服务作为提升图书馆工作水平的动力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其实质是拜金主义。不可否定图书馆工作属于科研活动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工作者的部分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不是全部），它主要应体现于具有一定难度的、科技与文化含量较高的信息开发工作，或者政府无拨资金，而这种服务又必须付出成本资金（如复印、打字等），它可适当收取经政府批准、读者又可以接受的智力劳动的补偿费用和生产成本费用。但问题在于如何去界定服务的难度和知识的含量，如何衡量收费的合理性。鉴于目前图书馆界确有将一般馆藏的查询、书刊资料的提供亦作为“信息服务”向读者索取服务费的现象（导致社会各方的不满，图书馆传统的文献借阅、参考咨询及宣传辅导从来都是免费服务的）。笔者以为，应该在界定信息服务的内容上，严格控制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绝不去做得得不偿失的事情，收费所获“杯水车薪”却得罪了读者，违反了政策规定，损害了图书馆精神文明的形象。

“图书馆与市场经济”是上世纪 90 年代图书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就图书馆服务而言，与社会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关系”，而不独市场经济。在研究图书馆与市场经济关系方面不应该出现误导，诸如“藏书是商品”、“图书馆应全面推向市场”、“全盘产业化”等，而需重在探索市场经济怎样制约图书馆事业发展、图书馆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如何寻找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结合点。应

该说，部分地开展图书馆的信息产业服务并非不可以，主要应根据图书馆文献基础，干部素质能力以及社会需求，即各图书馆视自身条件与客观需求，而确定方略和举措，而基层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为广大群众服务，不应完全仿效大型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形成重复开发，浪费人力物力，但可选择其地方特色项目，与大中型图书馆互相补充，共建共享资源。

根据图书馆的性质、职能，以及国际图书馆现行管理制度，对图书馆定位的共识应该是：

1. 图书馆是社会公益性质的文化教育机构；
2. 图书馆以所有社会成员作为服务对象，并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为目标；
3. 图书馆以坚持免费服务原则，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要服务标准；
4. 图书馆只能部分地对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信息服务及材料消耗技术服务实行有偿服务，一般来说其服务工作或信息产品必须具有创造性和效用性，并经政府批准，读者可以接受为前提。

三

1978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 (F. W. Lancaster) 出版《走向无纸信息社会》一书，声称“随着电子资源的日益重要和纸资源的日益减少，随着计算机终端在办公室和家庭日渐普及，……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982年，他又预言：“在下一个20年(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的印刷资料的机构。这些机构答复读者的方法和现在的邮局答复它的顾客的方法很相似；换言之，这些机构将是消极被动的档案室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情报服务单位。”这个论调被人们称之为“图书馆消亡论”，在国际图书馆界颇有震动。与此同时，20世纪80

年代初期，在我国有两本书风靡社会，一本是托夫勒（A.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另一本是奈斯比特（J. Naisbjtt）的《大趋势》特别是后者就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面阐述美国在十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其中“工业社会已经转入信息社会”、“国家经济已经转入世界经济”的观点影响尤大。不久，一场新的信息革命的浪潮汹涌而至，就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 1993 年底，美国宣布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4 年又率先实施“数字图书馆”建设。“信息”即时成为最时髦的词汇，人们都醒悟自己在信息中生活，信息是决策动力 信息可以当作资本财富 它直接影响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的方式 图书馆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知识喷泉”、“社会信息中心”。凡此促使图书馆对传统方法、技术进行全方位的革新，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成为当今图书馆发展中最具诱惑力的课题。

面对世界高新技术对图书馆的冲击，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立足现实 创造条件 紧跟潮流。其中从国情实际出发 理性思考分析，明确定位极为重要。不可讳言，当前不少图书馆的管理者往往尚不明所以 或被一些所谓的时髦“理论”所迷惑 或出于“尽快改变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 而自乱方寸 盲目行动。

其实，“图书馆消亡论”不攻自破 它已被时代发展的现实所否定。当今 图书馆不但仍然生存着 而且越办越多、越办越好。“消亡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忽视了长期存在着的阅读需要的多样性。现在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图书馆数量不断扩大；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版物总量还很弱小，纸质印刷品类型与数量有增无减；几千年形成阅读习惯还在支配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可以深信，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教育实体将永远存在，并与时俱进。

近十多年，关于数字图书馆的论述可谓连篇累牍，不可胜数。就它的概念、定义多达 30 个左右 尚无共识。然而 多数文章迄今

对数字图书馆的实质仍未有涉及,它究竟是“图书馆”(不管其是实体或是虚拟)还是“技术手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人认为,对舶来品“Digital Library”译为“数字图书馆”不如“资源库”更合适些。这都是文字的表皮,无关宏旨。据笔者浅薄的认识,数字图书馆不应视为“图书馆”,而是图书馆采用信息技术建立各类型数据库,并通过网络传递经组织加工的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或技术工作过程。既然数字图书馆不是“图书馆”,而是被图书馆所应有的技术(也可以被政府、军队、交通、金融、教育等部门应用)就不应该将它与传统图书馆并列起来比较优劣,亦不存在彼此的更替关系。将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视为共存互补关系是值得商榷的,由于它们不是互相独立的图书馆形态,“数字图书馆”技术为社会各方面广泛应用,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数字化信息技术系统,只能与图书馆工作互相作用,互相融合。有人从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独立形态的观点出发,提出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结合为“复合图书馆”的概念。这确有自乱方寸之嫌。就以信息技术建立各种数据库,通过网络传递信息这样一种技术工作过程,已先后出现有数字图书馆、数字化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无墙图书馆、全球图书馆、电子图书馆等称谓。图书馆就是图书馆,花样翻新,唯能令人目眩脑胀,对构建图书馆学无补,对实际工作造成混乱。“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将与时俱进,不断吸收科技进步成果,它永远是“复合”的。再者有人将“复合图书馆”作为“数字图书馆”的同义词。其实,“复合图书馆”这个概念是英国图书馆专家苏顿(S. Sutton)提出的,意为“物理馆藏+虚拟馆藏”,与前者我国图书馆同人杜撰的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信息化、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人类开始迈入一个新的“信息革命”的时代。但有的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革命“带有一个革掉一个,一个取代一个的含义”,“假定数字化信息是一场革命,那就意味着数字图书馆要取代现实的传统图书馆,传统图书馆迟

早要消亡”。笔者以为，如果将“革命”理解为“变革”，指传统图书馆服务空间拓展、延伸，工作方法、手段变化，管理模式更新，人员素质提升的全方位的改革、变革，是没有错的。对“信息革命”这样一个已经约定俗成，为大家所接受的提法就不必挑剔了。其实，“图书馆资源数字化是方向”的观点才是值得警惕的。依其思路无异于机读载体将取代印刷品文献及其他载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同飞机、火箭不能取代汽车、火车一样。数字化文献必须通过电脑阅读，即使今后普及手掌电脑，可以随身携带阅读，但其分辨率不佳，屏幕闪动，视角有限，不仅容易疲劳，且难免辐射。绝大多数读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通过电脑查阅资料。这正如世界电脑大王比尔·盖茨所说：“人们真的在电脑屏幕上读长文件吗？甚至连我自己都不在电脑上看杂志。”尤其是由于网络版的知识产权难以保护，出版商都不愿将新书、好书、热门书上网。图书馆如果不加选择地全部进行数字化，无疑是盲目的，绝不值得效法。可以说，数字化的机读形式并非理想的阅读方式，从人们的阅读习惯、阅读环境（条件）、阅读卫生等方面都大不如印刷品。不论什么时候，印刷品文献都将是图书馆的主要信息源。数字化文献的功能不是主要借阅览、浏览，不能一般地进行印刷文献载体的转换，而应主要在于：一是检索——书目、索引；二是传递——资料性、历史性、公共性（新闻、法规及社会服务等）信息。因此，图书馆文献资源数字化应考虑其自身功能而有所选择，绝不能以数字化为方向，无目的地取代印刷品及其他载体文献。

图书馆的科学定位既要掌握国际科技发展潮流，更要实事求是地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鲁迅先生曾经大力提倡“拿来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且立竿见影，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不可仅将“拿来主义”当成一个捷径，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加消化，将外国技术简单地“拿来”，必将使自己的

财富、事业、智慧都简单地被人家“拿去”。短期行为可能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甚至可解“燃眉之急”，但毕竟并非强筋健骨的根本之策。当前在图书馆界不少人一味鼓吹西方数字化理论与实践，并盲目引进外国数字图书馆技术及其建设模式的倾向是值得深思反省的。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原因，决定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目前全国仍有 159 个县没有县图书馆，有 99 个县图书馆有馆无舍，有 169 个县图书馆馆舍面积低于 300 平方米。同时，各类型图书馆都有自身的不同特点，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目前不少图书馆面临着另外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状况。诸如，一般省、市图书馆购书费均不足 500 万元，有的甚至不及 100 万元；许多县、区图书馆购书费只有几千元，有的甚至连续数年没有购书费。不少基层图书馆难免存在这种状况：“空”——空空如也，只有很小的馆舍，藏书、设备、活动几近于无；“少”——藏书少少，特别是新书少、好书少；“滥”——由于无钱买书，只好向社会“化缘”，所得捐书均属“卸包袱”的“废品”，人家“宁缺勿滥”，而自己则“宁滥勿缺”，聊以充数；“旧”——无新书刊入藏，仅靠几万册书刊“镇馆”，数年不变，图书馆成了“博物馆”；“重”——少而旧的藏书具有大量复本，使馆藏流弊“雪上加霜”；“乱”——管理较乱，往往自乱章法，甚至不明图书馆为何物，究竟怎样办馆；“低”——服务水平低，读者所需资料、所提问题，一口“没有查到”“本馆没有”或“不知道”拒之门外；“差”——由于上述种种问题，致使办馆效益较差，有悖建馆的初衷。可以说，当前对于许多基层图书馆需要“雪中送炭”，还不是“锦上添花”。

就绝大多数图书馆而言，全面采用数字图书馆技术是不明智的。然而数字图书馆技术可以分解，没有理由将它神秘化。诸如，各地中、小型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总体规划下，建设特色数据库、资源库，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以此批评人家“不要以为将本馆的纸质文献数字化就是数字图书馆”实属毫无道理。

根据图书馆工作的内在规律，以及国际图书馆潮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图书馆应该具有如下认识：

1. 对源源不断出现的高新技术，要以积极的态度，力求与时俱进，而不是一味排斥；

2. 对数字图书馆，要从通过学习了解、调查研究，明确其实质，而不人云亦云，听风就是雨；

3. 对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应用，要以读者为本，以国情为魂，不脱离实际，不盲目从事；

4. 妥善处理好数字图书馆技术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既积极在“中国数字图书馆”的框架下建立具有特色的资源库，又努力做好各项业务基础工作，特别是日常书刊借阅服务，坚持开放、自由、多元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图书馆正在转型，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它的定位涉及方方面面以上仅就“信息产业”与“数字图书馆”两个主要因素展开议论其中有关定位决策的“权”与“钱”问题就不再赘述了。诚望定位决策不是领导者的意志，而是客观实际和图书馆工作的规律；也不是“孔方兄”的决定而是投入目的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 1 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图书馆事业二十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0
- 2 周和平，关于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
- 3 李致忠，图书馆的科学定位与发展战略，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4）
- 4 莫少强，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见：《图书馆杂志》编辑部，2001年理论学术年刊，2001
- 5 谭祥金，面对数字图书馆浪潮的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1）

- 6 沈迪飞 . 论当前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动向 .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00 (5)
- 7 黄俊贵 . 小说数字图书馆建设问题 . 图书馆学刊 , 2001(4)

作者简介 :

黄俊贵 1936—)大学 ,1990年7月进馆 研究员 馆长。
1998年12月退休。

对图书馆界若干问题的思考

邹荫生

1 浅议图书馆馆长应具备的素质

1.1 馆长的素养——为人比为学更重要

馆长是一馆之长，是全馆员工的领头人，带领全馆员工搞好各工作是馆长的责任。馆长的素养，其领导工作的优劣，关系到一馆工作的好坏与全馆员工的切身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许多优秀人才担任过图书馆馆长，图书馆事业也造就了不少优秀的馆长。

近几年来在图书馆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关于馆长修养与职责的文章，拜读后受益匪浅。但对有的文章的一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有的专家认为当馆长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否则很难搞好图书馆工作；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者不应评图书资料专业系列职称。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点片面，过于绝对化。“图书馆学专业出身”这不应是当馆长应具备的必要条件，而馆长的素养——为人比为学更重要。馆长固然要具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也要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更要具有高尚的品德和爱心。君不见在社会上有的人说起话来理论一套一套；写文章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台上作报告尽唱高调，台下办事为人处世又是另外一套；说话不算数，办事不公道。如果由这类品德欠佳、言行不一、办事不公、求名追利、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

的人当馆长，即使他是图书馆学专业科班出身，图书馆工作也不可能搞好，而广大读者和员工的切身利益定会受到损害。如果是由一个具有高尚品德和爱心的人当馆长，即使他不是图书馆学专业科班出身，但他热爱图书情报工作，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他必然会在工作实践中虚心向有关员工学习必要的业务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作为馆长所要掌握的业务知识就会逐渐被掌握，他就会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一个具有高尚品德和爱心的人当馆长，他就会努力做党的三个代表的忠实执行者，就会立足馆情、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善待别人 就会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加强管理，做到科学管理、民主管理。评价一个馆长政绩的优劣，不能光看上级个别领导怎么看，一些专家、学者怎么说；而应主要看广大读者和员工对他的评价。不光是看员工现在对他任职时的评价；还要看卸任后员工对他的评价。俗语说：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谁个优，谁个劣 大家心里都有数 谁哪件事做得好 哪件事做得不好 众人眼里看得一清二楚。凡是对图书馆工作尽心尽责，为广大员工做好事，与广大读者心连心的馆长，即使他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大家都会谅解他 尊重他 并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近代以来 在馆长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品德高尚的图书馆学专业科班出身和非图书馆学专业科班出身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的专家学者，亦有不少开拓进取、求真务实、任劳任怨、业绩显著的后起之秀。他们以其高尚的品德、奉献精神、学术领先、管理有方与图书馆相得益彰 共同创造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辉煌。

1.2 馆长要保持同读者和员工的血肉联系，应代表广大读者和员工的最根本利益

中共十五届全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

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各级干部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 集中民智 珍惜民力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关心群众疾苦 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只有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切实做好了，我们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才能无往而不胜。”同样 如果我们的馆长们代表了广大读者和员工的根本利益，在其任职期间就会时时、事事、处处急读者之所急、想员工之所想，就会勇于克服面前的各种困难，充分利用馆藏和社会的各类信息资源、人才资源，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组合各类知识和技术，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服务，为本馆员工谋取应得的利益 做到事业兴旺 领导放心 读者满意 员工高兴。

1.3 馆长应努力成为知识型与管理型相合的复合型人才

知识型，即具有一定的图书馆学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管理科学知、市场财会知识、文化法律知识、公共关系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管理型 即懂人员管理和工作管理。馆长要抓大放小 要重视对本馆人才资源进行开发和科学管理，对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使员工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益。图书馆的人员管理既需要人性的管理即感性管理，更需要一种制度化的管理即理性的管理。

1.4 馆长应强化创新和发展意识

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馆长在位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抓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服务；二是要抓图书馆的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要想使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与时俱进，就要求馆长要强化自身的创新和发展意识，树立牢固的创新观、发展观。馆长只有不断追求创新，运用新的创造思维，拓宽新的工作层面，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引进和培养新型人才，才能使本馆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实现新的发展。

创新和发展总是与困难、阻力并存的，一般说不可能一帆风顺。图书馆在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受到各种认识误区和条件的制约，遇到各种干扰和困难。馆长这个位置天生就要和困难作斗争。在困难面前缺乏勇气和信心是不可能当好馆长的。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馆长为了本馆工作和员工的住房、职称等利益，尽心尽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受苦受累，有时还要受委屈。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是与这一代代好馆长们的辛勤劳动、忘我工作分不开的。

2 小议数字图书馆建设问题

2.1 数字图书馆建设简况

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是由 digital library 译来的。它是利用二进制 0 和 1 的编码方法将馆藏文献数字化，通过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对用户提供服务的机构。对这一概念图书馆界还有不同的观点。关于数字图书馆概念的描述和提法有近三十种。

数字图书馆是美国 1991 年率先提出的，于 1994 年 9 月实施。之后英、法、日、德、俄、意等国相继开发数字图书馆。我国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及建设与国外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1993—1995 年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先后进行了电子阅览室的建设。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的中关村地区书目文献信息共享系统、珠江三角洲地区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系统、广东地区高校图书馆自动化网络系统等相继开始实施。这些项目为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信息资源和物质条件，并在技术上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997 年由国家计委批准并立项“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1998 年，文化部牵头率先提出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计划，并由国家图书馆组建“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2000 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等 8 个单位建成虚拟式国家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北京超星公司合作建立的“超星数字图书馆”华南站开通。近年来我国较大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还有：IBM 公司和辽宁图书馆进行的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国家教育部的数字图书馆攻关计划。在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中，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的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辽宁图

书馆、南京图书馆、深圳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等都发挥了带头探索作用，为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事业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总的说来，经过几年的时间，图书馆界对数字图书馆的认识逐步深入，数字图书馆建设所需的技术条件比前成熟，对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出现了一些数字化产品，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创造了初步的条件。

应该说，我国的数字图书馆事业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这几年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试验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认识误区，有待解决和改正。

2.2 数字图书馆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认识误区

- (1)对数字图书馆的概念理解不一致，数字图书馆的模型各异；
- (2)数字图书馆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数据库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 (3)有的人对数字图书馆的炒作过热，部分人存在数字图书馆可以取代传统图书馆的认识误区；
- (4)数字图书馆建设结合国情、馆情考虑不够，有些地方存在一拥而上的倾向；
- (5)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信息资源再生性和利用率差；
- (6)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版权问题尚未获得妥善解决；
- (7)数字图书馆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国内尚处于摸索、试验、研究阶段；
- (8)缺乏统一的标准、必需的经费和高素质的人才。

2.3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思路

(1)数字图书馆建设要加强规划与管理

笔者很赞同图书馆界有些同仁的建议，有必要成立中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规划领导小组，以加强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特别是“馆藏资源数字化”项目的规划与管理。首先对全国正在进行中的